

日相記

卷 下

挫受英攻至海渡番部

M. L. SHIRER 著

奚 眞 譯

行發社潮與時



210
教員
專用

77

著 萊 希 國 美

記 日 林 柏

BERLIN DIARY

BY WILLIAM L. SHIRER

卷 下

行 發 社 潮 興 時

版再日一月六年一十三國民華中

柏林日記 下卷要目

一九四〇年

海峽國包圍中的瑞士		六
希特勒建議和平		八
挪威海峽沿岸巡禮		一六
比國人民與納粹備亡		三三
客變下的柏林		五三
灼傷之謎		七六
德機夜襲倫敦實情		八七
英奸哈哈爵士素描		九六
歐亞法西斯大聯合		一〇五

柏林日記 卜卷要目

二

意大利軍隊開入希臘·····	一一一
德國攻英何以迄未實現·····	一二三
英國皇家空軍忍辱負重·····	一三八
羅斯福三次當選總統·····	一三六
莫洛托夫聘聘柏林·····	一四一
駭人聽聞的「仁慈殺害」·····	一四五
旅德七年觀感總結·····	一五四
返美途中·····	一七八

柏林日記下卷

一九四〇年

七月四日 日內瓦

我們預備在這裏休息一星期。比利時和法國的死人死馬的氣息，好像是隔世的事情。我帶着愛蓮去游泳，她初入水時，發出了驚奇而興奮的喊聲，因為這是她兩歲半小小生命當中的第一次。愛琳睡覺之前，黛絲用輕柔的聲音讀童話給她聽——我凝視着這個和平恬靜的畫面，不禁出神。

這裏的人都在談論「新歐洲」問題——大多數人想起這件事都忍不住顫抖。瑞士爲自衛而動員的人數的百分比，本比任何國家都高，現在却已部分的復員了。他們明白自己的處境完全沒有希望，現在已經被勝利的極權國家包圍着，今後只有向那些極權國家邀恩，希望在輸入食糧和其他供應上得到些方便。人們對於獨裁者將要怎樣對待他們，都不存任

柏林日記

一

何奢望。報紙上面滿載着警語，叫人準備過艱苦的生活。個人自由，高度的生活水準，以及公共生活當中的溫文有禮，都已成爲陳跡。

大概瑞士人還不清楚獨裁者們究竟將怎樣對付他們。現在法國既然完全崩潰，德意兩國已經包圍着瑞士，所以他們已經無從以軍力來自衛。

從碼頭望白山（Mont Blanc），山上積雪被下午的陽光映成粉紅色，壯觀得很。後來又到美國領事的家裏，參加「七四」獨立紀念會。那是一個鄉下的精緻而安靜的家，有些牛在周遭的草原上吃草。話說得太多。

英國昨天曾在奧蘭（Oran）擊沉三艘法國戰門艦，免得它們落到德國手裏，現在人們都在談論這事。法國人真是已經沉淪到一個你所意想不到的深淵裏面，現在居然要和英國斷絕關係。他們說他們信賴希特勒不用法國艦隊對付英國的語言。可憐！全法國都爲了這事而極端懷恨英國。英法協商的友誼是死去了。

我們在湖濱用餐，在一棵厚密的老栗樹下面，樹的枝葉伸蓋在湖上。汝拉山脈（Jura）

比以時更濃了——一種似乎是煙氣瀰漫着的深藍色。這些山現在正被德艦盤據着，但顯得孤傲而高傲。我離了席，走到欄杆前面，觀賞落日中的景色。汝拉山的深藍色已經映照在日內瓦湖上。在青山綠樹之中，湖水如鏡，情調很是諧和，對岸的燈光已開始閃爍了。

七月五日 日內瓦

國聯秘書長愛文諾（Avenol）大概還想在希特勒的「歐洲聯合國」裏巴結一份差事。昨天他把全體英國秘書都解聘了，用一輛大汽車把他們運送到法國，在那裏他們也許要被德國人或法國人拘禁的。

今晚，國聯的白大理石建築在落日的餘輝中從樹間顯現出來。它顯得很高尙，而國聯在許多人的心目中也是一個高尙的希望。但是它並沒有靈力實現人們的希望。今晚它已成了一個空殼，人們的希望也隨着這個機關死去了。

七月八日 柏林

在幾星期前還被看成民主政治在歐陸上最後燄臺的法蘭，明天即將放棄民主政治，參

柏林日記

四

加極權國家的陣營裏。賴伐爾就是希特勒挑選出來在法國爲他作這種工作的——主要的中間人是聲名狼藉的阿培茲（Cito Aletz）——他將於明天讓法國上下兩院開會，讓他們自行投票取消兩院的存在，把一切大權交給貝當一人，在這位傀儡獨裁者後面作牽線人的却是賴伐爾。納粹們在笑。

簽訂休戰協定的睡車今天已運到此地。

七月九日 柏林

納粹們還在笑。外交部機關報「德國通訊」在評論維琪撤消法國國會一事時說：「法國的舊政權變爲極權式的政府，對本次戰爭的政治上的清算並無影響。事實上，德國並不認爲法德兩國的舊賬已經算清。將來這些會根據歷史的現實來結清的……不僅基於凡爾賽和約以來二十年間的情形，而且還要追溯到更早的時期。」

盧生堡（Alfred Rosenberg）今晚在報界招待會上對我們說，瑞典必須參加斯堪的納維亞其他各國一起，受第三帝國善意的保護。戈培爾和里賓特羅甫的密探們也在場，馬

上跑出去把盧生堡的商談談話，報告給他們的主子們。盧生堡噙嚥不休，密探們回來的時候。他的話還沒講完。施密爾博士（Dr. Eichner——宣傳部外國新聞記者招待組組長）作主席，密探們向他遞個紙條。盧生堡剛一坐下，施密爾就站起來宣佈，盧生堡的話只代表他個人，並不代表德國政府。

七月十日 柏林

韓恩來拜訪。他剛剛駕車從法國西班牙邊境的伊蘭（Llan）到達柏林。他昨天曾去憑吊凡爾登（Verdun），他說，凡爾登的慘狀給他深刻印象很深，那裏沒有一所房屋受到任何毀壞。可是，在第一次大戰當中，它雖永遠未被佔領，卻沒有留下一所房屋。從這裏也可以看出一九一四——一八和一九四〇年兩次戰爭的不同了。

七月（日）柏林 柏林

紐約先鋒論壇報（New York Tribune）的記者巴恩斯（Ralph Barnes）——我的老朋友之一——在西線大攻勢之前從倫敦來此，今天被迫離開柏林了。和他一同走的有我們兩人

柏林日記

五六

的助手許爾。他們趕走的原因，因為巴恩斯在一德通訊裏說，蘇聯關係現在不像達蘭那
樣好了。德國政府對這件事並不願意人家談，但我瞭解正的理由還是，納粹黨想先發制
報社論的論，以及當其時據說這個人來充當柏林的訪員，現在紐約報紙只有它
一家這樣作。希特勒知道這件事並無關係，納粹也因為他向來不肯折腰而怨恨他，所以將
這個機會把他趕走。今天下午，我和巴恩斯在中心公園散步話別，他自然很憂鬱，但他自
己似乎還不太明白，他前被逐離境，就是比他我們這些流亡者更爲光明
無恥的明證。一註：不到兩個月之後，他隨着一架英國轟炸機，到阿爾巴尼亞去轟炸意大
利軍隊，在歸途上被擊身死。）

七月十五日 柏林

德國報紙今天告訴讀者們說，德國三軍「現已完成進攻英倫之準備，將會發動。發動
的日期將由元首自己決定」。聽說最高指揮部對這事並不熱心，只是希特勒堅持要幹。

七月十七日 柏林

大德不難於言，而難於行者，莫如德意志人。柏林開始學習斯瓦希利語（Swahili）。斯瓦希利語是通行於東非諸國殖民地的語言。

七月十八日 柏林

從一八七一年以來，德國軍隊今天第一次經過凱旋門（Brandenburg Gate）作勝利遊行。參加的是魏希林威樂的一師軍隊。商店和工廠都奉令關門，全城的人們一窩出來助興。沒空忙別的事情，趕緊進行遊街。德意志的柏林人高興了。而且他們可以有一個下午，擺脫個結實的職務，走給自己的什物家，也是使他們最快活不過的。我提議在巴利斯廣場的人羣當中。假日的愉快情緒浮現在每個人的臉上。在這些羣衆當中，絲毫看不出黧武的色彩。他們只是出來暢快暢快。看他們那樣子，真不曉得他們當中是否有人知道現在正在歐洲進行的事情。他們是否知道，他們的歡笑則德國兵這場勝利遊行，是從一場萬萬千千被奴役的人們的大悲劇所換取來的。我敢說，在一千個人當中也不會有一個想到這件事。天氣酷熱，好幾十個女人在廣場上暈倒了。紅十字會的人員用担架把她們抬到附近的

救護站去。

軍隊們的皮膚都被太陽曬成褐色，面容枯槁，邁着「鵝步」走過去，像自動機一般。一位軍官的馬，驟然是不慣於這種勝利進行的，鬧出來一幕短的喜劇。它很狂躁的亂跑着，撞到檢閱台前，差點兒沒碰着戈培爾。

上次德國軍隊在一場戰爭之後經過凱旋門遊行，是在一個寒冷慘澹的日子——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六日。那是普魯士近衛兵團團圓的一天。往事歷歷，如在昨日。

聽說希特勒將於明天在國會發表演說。但是我們受到警告，如果今天把這消息傳到美國，就要被逐出境。希特勒很怕英國轟炸機光臨。人們都在紛紛猜測，不知道是否要發動一場新閃擊戰——跟英國幹呢，還是提出和平？我所住的旅館裏滿是來參與國會的大將們。

七月十九日 柏林

大概不對英國發動閃擊戰了。至少現在還沒有。希特勒今天晚上在國會裏「提議」了

和平。他說他看不出這場戰爭有任何應該繼續下去的理由。但是希特勒的聲言和平，意思就是他個人以征服者資格統治整個歐洲大陸。看過國會中幻境般的場面——那是我生平所曾經歷過的一次最有「有色的表演」——我心想不知英國人會發出怎樣的反應。至於德國人方面，是毫無疑問的。就作爲掩飾他們攻英陰謀的策路來看，這真是一個傑作。因爲德國人現在可以說：「希特勒向英國建議和平，而且沒提出任何條件。他說他看不出戰爭還有繼續下去的理由，如果戰爭繼續下去，當然會在英國了。」

我心裏想，英國將作怎樣的回答。一到廣播電台時，就聽到了大英廣播公司的德語廣播。裏面已經有了答覆，答覆是一個大大的「否」字。我起想這件事，越不感覺奇怪。德國作了歐洲大陸惟我獨尊的主人翁而要英國言和，這本是不可能的。而且：英國人也一定很有自信，認爲他們能夠作猶使英倫島而歸終會把希特勒打倒的。希特勒給他們一條容易的路，讓他們抱殘守缺。只有一年以前在慕尼黑時我曾看見英國人着那樣的妄想。現在的情形已大不相同了。大英廣播公司的「否」字說得很重。播音員對希特勒的每一句話都極盡

嘲笑之故事。德國最高層樞要的官員和各部官吏們環坐在屋子裏面，都有些不大相信自己聽的耳朵了。其中有一位向我喊着說：「你明白是怎麼回事嗎？你瞭解那些英國傻瓜嗎？現在這拒絕和平？」我只對他哼哼幾聲。「他們簡直是發狂了，」他說。

希特勒這個「和平建議」講得很漂亮，至少在德國人聽來是這樣。他說：「現在我要本着自己的良心向理性與常識呼籲。我看不出戰爭還有繼續下去的理由。」

當時沒有歡呼，沒有喝采，也沒有重皮靴踏地的聲音。場內十分寂靜而緊張。因為在他們心中，德國人現在還是渴望和平的。在寂靜之中希特勒繼續說：「我對於痛還戰禍的人民，深為憐憫，而後輩及吾德人民皆得免此。」

我們今晚在議會裏所看到的希特勒是一個征服者，帶着躊躇滿志的神清。他並且是一個極色的演員，更會掌握德國人心理的，他極巧妙的把一個征服者的感情結構固最能取悅於羣衆們的卑劣程度融合在一起了。今晚他的聲音比往常都低；他很少像平常那樣喊叫；他不會歇斯底里的喊叫「希特勒」以前我見到他那樣過多少次。他講話的姿態也好極了。

在許多次開會演說中，我總是坐在克羅爾歌劇院的後排，當他演說的時候我注視着他，打量着他，是多麼出色的一名演員，像所有的大演說家一樣——大演說家確實都是出色的演員。我時常稱讚他運用兩手的技巧，他的手像是有些女性氣而十分細巧的。今夜他把兩手運用得很美，好像他運用兩手——以及身體的搖擺——表現自己，幾乎像用言語和聲音來表現自己一樣。我也注意到他在談話時運用面部、眼（使眼色）以及轉頭的天才，這些他在今夜用得很多，特別是提到邱吉爾的時候。

我又注意到，他能夠不動聲色的說謊。也許有些謊話在他自己看來並不是謊，因為他在熱的相信自己所說的話，例如他對過去二十二年的虛偽的敘述，以及反覆的說德國在上次大戰中並未失敗，只是中了奸計。他還大言不慚的說，英國空軍在最近數週內對德國的夜襲，毫無軍事上之損害。我們真不知道，當他扯這樣玄天大說時，心裏怎樣想法。丘第一次聽他演說，所得印象很深。他說他的兩眼簡直就離不開希特勒的手，覺得那手運用得真漂亮。

以前我從來沒有一個屋子裏看到這樣多的佩帶金帶的將軍們。他們聚集在一起，胸前都佩着十字架或他種勳章。他們佔滿了第一層樓層的三分之一。今天這場演講有一部分是爲他們作出的。希特勒講到中間，突然停住了，他變成了拿破崙，他伸手（這是行納粹禮）就製造出十二名上將，因爲戈林已經是上將，便爲他製出一種特殊的榮譽——封他爲「第三帝國上將」（Reichsmarschal）。看戈林那樣子真好玩。他坐在議長席上，很大的塊頭，那種愉快的神情，很像一個快樂的孩子在聖誕節早晨擺弄玩具時一般。（只是他所玩的一些玩具多麼危險啊：除了加林田莊——戈林在柏林郊外之田莊——頂樓裏的電氣列車玩具之外，他所玩的是些斯圖卡轟炸機啊！）當希特勒說話的時候，戈林一直都在斜靠着桌子，在咬着他手中的鉛筆，用大而潦草的字跡起草他自己的演辭要點，因爲在希特勒講完之後，他就要講的。他很費心思的在咬着鉛筆，有時纏繞着頭，好像一個小學生作文，在下課之前必定要交卷一般。但他總在聳着一個耳朵聽着元首的話，並在適當的時候把鉛筆放下，熱烈喝采，臉上表現出讚許的態容。他有兩次得意的場合，那時他表現出大小

孩，然，愉快地度。頭一次，希特勒宣佈把他的兩名部下升爲上將時，他滿面春風，像一個自負的大哥，用微笑來表示他對於那兩位坐在樓箱裏的軍官的讚許和快活。他用加甘特瓦王（Gartenberg，法人Rabotins）書中之身材高大的國王，能飲乾河水。）的姿勢鼓掌，用他的手指着新上將，就像在競技場裏介紹一名拳師一般。不過，快樂的頂點還是在希特勒宣佈他爲「第三帝國上將」的時候。希特勒轉過身來，遞給他一個盒子，裏面裝着第三帝國上將「佩帶的領章。戈林接過了盒子，他那幾氣的驕傲和滿足的神情幾乎有些使人感動，儘管他是一名老創子手。他情不自禁地向盒蓋裏瞥一眼，然後又用心來寫他的演說辭了。我想他所以能有那樣大的聲望（他的聲望在德國是僅次於希特勒的），一定是因爲像在類似今天這種場合之下，他是這樣的富有人性，完全像一個好脾氣的大小孩。（但是他也就是能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一批批地把幾百人處死的那個大小孩。）

從羅馬趕來的齊亞諾，本是站在軸心立場來對希特勒向英國提出的「和平」建議幫兇的，今天晚上作了一名小丑。他穿着灰黑色的法西斯黨制服，坐在外賣店的第一排，每當